

文武雙全前無古人

球王李惠堂的故事

(六)

●汪清澄

李惠堂在二十四年的足球生涯中，最懷念在上海的五年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），上海也最懷念他。

改進上海足球功臣

球王第一次在上海露臉踢球，是一九二三年從日本大阪奪得遠東運動會冠軍後，中國代表隊回到上海，在公共體育場友誼賽中，以五比一壓倒了華東的精銳。一九二五年他移居上海，加入樂群隊效力，後來改為樂華隊，集中上海的精英，參加英國人把持的西聯會比賽，一出師便擊敗了蟬聯九屆史高塔盃冠軍的臘克斯隊，使洋人刮目相看。

上海的足球，原只見於各大學的校際比賽，從此便開始與洋人爭雄。於是風雲際會，風氣大盛，球迷如癡如醉，狂熱程

度與市民生活結為一體，在球王帶動下，對於足球技術還發生不少倡導改進作用。

球王說，那時上海踢球和看球的味道

，都與香港不同。上海球員好盤弄，花拳繡腿施展渾身解數，賣弄技巧以娛觀眾，或者把球踢到半天高，等好一陣才掉下來，博得看客的喝采，球迷方面，情緒比較緊張得多。拍掌、狂跳、叫罵、謾罵、手舞足蹈、悲樂忘形。遇到個人表演的精彩鏡頭，便高聲怪叫，好！好！好！嚷個不停；如有閃失或不應該的錯誤，還有鬧「還銅鈿」（上海話退錢）蠻不講理的人。

球王在最初一季，險些兒受這些彩聲的誘惑，改變他原來的作風和踢法，後來從踢球正軌的曉喻，糾正了上海許多缺點，隊友們知道要和其他人合作了，觀眾也知道如何真實的欣賞了，行家和老球迷都說

李惠堂是改造上海足球的功臣，他聽後無限慚慄。不過，上海的足球從樂華時代起才繁榮進步，卻是不可磨滅的事實。

進入球場竟鑽狗洞

凡是上海的老球迷，都不會忘記一九二八年在申園球場樂華對臘克斯那場球賽吧。那是這兩隊在聯賽中第一次會師，由於兩隊都未失敗過，兩雄相遇鹿死誰手，當然哄動了全市球迷。球賽是下午四時開始，當天下午兩點，場內看台上便坐滿了人，後來的雖有門票，也被擠得不得其門而入。迷哥迷姐看球癮大，好幾次衝門進去，人如潮湧，鬧出不少悲劇，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被擠傷踩傷不知多少。後來派出軍隊警察到場維持秩序，連消防隊馬隊都出動了。

樂華隊的球員們不知道當時情況，還是照往常一樣，在三點半從廣東俱樂部乘專車出發，到了申園球場門口，有成千上萬的球迷擠在一起，看到軍警戒備森嚴，才知道情勢不妙了，聽說那天宋子文和宋美齡都饗閉門羹，無法入場。

球迷們看到了樂華隊的專車，蜂擁把車團團圍住，有人爬上車頂，他們都心裏有數，認為樂華的人馬一刻不進場，球賽便無法開賽，跟著球員總有希望擠進去的。

聽說球場的大門決不能再開了，樂華隊球員都下車來找門路，球迷們不客氣爭先恐後圍攏上來，球員們個個都帶著太太或愛侶，給球迷一擠，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掩護一群女客，把應付球賽的氣力都用光了，過了一小時光景，終於想出個辦法來，在大門東邊的圍牆下，開了一個僅容一個人的圓洞口，一排英國兵，拿著上了刺刀的步槍，如臨大敵，把守通路，負責人要球王指定，誰是樂華隊的球員和眷屬，一個個像狗一般彎著腰從洞口鑽進球場去。

球賽縮水草草收場

這樣一來，球王便成了眾矢之的，無

論識與不識的球迷，都高聲和他打招呼，希望球王能賣個人情，關照一下他們可以進去。但是那時球王自己已焦急萬分，筋疲力竭，除了球員和同行者外，一個也管不了，忙亂的這一幕他認為會得罪不少好朋友。

進到裏廂(上海話)，四面都佈滿了球迷，木架上、樹上、看台後面的石梯，各處萬頭鑽動，這座球場正常容量是一萬五千人，那天恐怕已超過三萬人了。在入場曠地中，一切花木都遭受摧殘，一個個受傷者躺在地上流著血在呻吟。因為球場的大門不能開，救護車也就進不來，如果是重傷的話，恐怕只有等著死神的光臨了。球王和隊友們看了這一情景，心兒酸了一陣，想起了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兩句話，有點說不出的內疚。

由於觀眾太多，許多人已擠入球場內，把球場縮成網球一般小，大會人員費了半小時的時間，才勉強使球賽開始，那時已是五點一刻了。在心情雜亂的情形下，大家好像祇在人潮中看人，球員們無心比賽，平凡地渡過了七十分鐘，零比零兩無所獲，草草收場。正規足球賽一場球應踢九十分鐘，當日因天色漸暗，影響裁判員

的視力，故少踢了二十分鐘。

申園球場這次雖然從門票上收入不少，但是花木設備等的破壞損失也不小，球王踢完這場球後心裏在想，當天如果處理不當，情況嚴重，很容易釀成更大的風波，沒有重演濟南五卅慘案那樣的悲劇，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追打裁判認錯了人

樂華隊有一次在棒球場賽足球，竟以零比四慘敗給「威爾士」陸軍隊，觀眾們遷怒到那個做得糊裏糊塗的裁判員，散場後追著他要飽以老拳，更衣室前面聚集了熱血沸騰的群眾，不久有一個人從後門出來被他們發覺了，大家不約而同的追，隨追隨叫「敲他」，那位洋人祇有一面走一面解釋，但觀眾們義憤填胸，一概不聽道理，追著便打，打完又追，最初追的人大約有四五十，後來越追越稀疏了，從天文台路一直追到大世界，約有兩三英里，大家追到累了才散夥。

第二天我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接到威爾士營部一封公函，原來那位被追的並不是裁判員，裁判員看情勢不妙，早已從旁門溜之大吉，得免於難，而被追的卻是威

爾士的隊長，他踢完球穿上外套，服裝身材看起來和裁判員差不多，觀眾們在怒火上眼，看得不太清楚，憤激時認錯了人，這位隊長拚命用英語解釋，又沒有人聽得懂，因此便受了一番無妄之災。可憐他經過九十分鐘的苦戰，還無辜的被打一頓，又很吃力的逃跑二三英里，無怪他們的營部要來函抗議了。

報館的記者知道真實情況，寫了一段新聞，西文報的編輯做了個標題：「到棒球場去當裁判員的，如果非瘋子便一定是個世間最勇敢的人。」

業餘影星三部影片

一九二五年球王留居上海，恰巧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也在那裏成立，認為足球運動有提倡的必要，便發起全上海華人足球公開賽，一時有二十多隊參加，在足球蓬勃興起時，也正是中國電影開始繁榮的初期。製片人為了適應潮流，於是匠心獨運，把足球的題材也製入影片裏去。

他們利用樂華隊比賽時的熱鬧場面攝入鏡頭。又利用球王李惠堂本尊在球場上表演的身手，做假想的明星，把真明星打扮得和李惠堂小異大同，一樣的球衣，比

較寬大的短褲，向後梳的頭髮。

近影時便攝了真明星，一轉鏡頭就化作遠景，球王便變成冒牌明星了。球王說事前影片公司一點沒有和他商量過，拍攝完成到公開映出他才知情。有人建議球王循法律途徑，提出控告，但他想如果是在美國，一定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賠償費；在中國那時法律保護專利權尚不完備，恐怕會偷雞不著蝕把米，不如讓他們去罷。

球王記得很清楚，有三部影片中有他的表演，第一部是「上海三女子」，第二部是「同居之愛」，第三部是「二比一」。

。由老牌明星韓雲珍、楊耐梅、丁子明、朱飛、龔稼農等主演，拍電影而沒有拿到一文錢，所以球王叫自己是業餘影星。

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，上海市長吳鐵城在江灣興建了一個大體育場。當時遠東運動會已舉行十屆，我國足球隊榮獲九屆冠軍，稱霸遠東，球王李惠堂到上海掀起足球運動高潮，接著足球風氣瀰漫全國，在下當時在四川一個二等縣資陽的小學裏，已風行足球了，這次全運會參加足球比賽的竟達四十九隊之多，不過內地各省市的足球技術水準還低，多數不堪一擊，被較強的隊伍

，分別淘汰出局。

香港、廣東、馬來亞華僑及上海四隊戰績彪炳，同時取得準決賽權，這四強誰能奪得錦標，賽前行家誰也不敢下斷語。據老球迷回憶，馬華隊軍容甚盛，實力平均，有蔡文禮、陳家萬、林西扶、謝慶福等虎將，都是馬來亞各地一時之選。尤其是中鋒隊長謝慶福，更是一員上將，體格魁梧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頭頂、盤球、射門都有功夫，綽號「新李惠堂」，實在是南洋華僑的球王，足與香港南華隊球王真李惠堂分庭抗禮。

簽名苦工一小時半

這時李惠堂已回香港，當然是香港代表，陣中有鐵門包家平，後衛梁現贊、余慶元，中衛梁榮照、黃美順、李國威，前鋒是曹桂成、黎兆榮、李惠堂、卓石金、鄭季良，合作默契，亦臻上乘。

港馬交鋒殺得難解難分，真假李惠堂兩隊長陣前相會，倒也有趣。上半時李惠堂因傷退場治理，被馬華以二比一領先。下半時李惠堂恢復原狀，加倍活躍，先造成平手，繼之黎兆榮建功，三比二香港擊退了馬華。

另一場準決賽廣東對上海，上海道地球迷，更為注意。上海隊虎將有張榮才、馮運佑、李寧、陳鎮祥、孫錦順、戴麟經、李義臣、萬象華等。廣東隊為麥紹漢、何佐賢、劉慶材、徐亞輝、楊水益、譚江棉、陳鎮和、黃永康等名將。上半時勝負難分，一比一平手。下半時楊水益與黃永康各立一功，結果三比一廣東贏了上海。

十月十九日，香港對廣東爭冠軍，球王說觀眾爆滿，有十二萬人，開全國足球賽賣座的新紀錄，裁判員是沈回春，由市長吳鐵城主持開球禮。大戰一刻鐘後，徐亞輝在門外廿碼處犯手球，球王主踢，猛力一射如利箭穿心，先下一城。廣東反撲無效，廿分鐘，球王帶球盤過譚江柏，近門射入第二球，上半時結束，香港吃了兩顆定心丸。

下半時港隊急先鋒鄭季良沿邊猛進傳中，球王快速接應射入第三球，最後廣東隊由陳鎮和打破光蛋，香港隊三比一，球王三箭定天山，完成霸業，奪得錦標——為輝煌奪目的八尺金戈，據說價值數千元，異常名貴。

那時候觀眾要求有名運動家簽名留念的風氣非常濃厚，球王獨射三球，玩出一

「帽子戲法」，大受觀眾歡迎，球賽結束他就被成千上萬的球迷重重圍住，個個攔著路要求簽名、紀念冊、手帕、帽子、散紙張，甚至於簽到背上的衣服去，光怪陸離不一而足。

球迷大部分喜歡他簽中文，但有些卻硬要簽英文，弄得他一身臭汗，應接不暇。後來他索性中英文一道並簽，才滿足了這一群獵名者。球王的中英文合璧簽名式，就是那時候發明的。

球王經過一場九十分鐘的苦戰，已經疲乏，身體已搖搖欲墜，看看同場的隊友們都已浴罷裝束停當，準備去遊市區，天呀，他看看大時鐘，原來不知不覺，已站了一個半鐘頭，在做簽名的苦工啊！他說：「人怕出名豬怕肥」，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。

帽子戲法出典待考

關於「帽子戲法」原名 Hat-trick，不知出自何經何典？球王在英國時曾多次向足球圈內朋友請教，都沒有真確的答案。有位足球總會的權威人士向他解釋，說是若干年前，英國有一家著名的帽廠，利用廣告宣傳，聲明凡能在木球賽中 CRICKET

，有投手能以三次供球刺殺攻方三人者，即獎帽子一頂。後來在足球賽中，有連中三元的也借此術語，稱為帽子戲法。

球王說，這來源是否正確，尚待查考，但必須連續建立三功而不間斷才算得上是「帽子戲法」似無疑義。他本人踢了二十四年的足球，射球紀錄已多到不可記憶，最多的一場射進十四球，其中「帽子戲法」連中三元的隱約還記得那比較重要的幾場如下：

一九二三年南華遠征澳洲，對新南威爾斯三比三，他得到金牌獎。

一九二五年第七屆遠東運動會，在馬尼拉勝菲律賓五比一。

一九二八年全國分區大賽在上海，華東勝華南四比一。

一九二八年中國對葡萄牙在上海決賽，勝三比一。

一九二九年華東對華南第一戰在香港加山，四比四言和。

一九三五年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於上海，決賽香港勝廣東三比一。

一九三六年香港對上海華聯埠際賽，在上海勝四比一。

一九三六年中華奧運隊對緬甸聯隊於

仰光，勝四比零。

一九三六年中華奧運隊戰瑞士於日內瓦，勝三比二。

一九三九年港埠際賽對菲律賓實於香港，勝四比一。

一九三九年港埠際賽對上海於香港，三比四。

此外球王在樂華隊、南華隊遠征南洋各地，和香港、上海、吧城（即巴達維亞，今名雅加達）的聯賽裏面，連中三元的紀錄，最少還有二三十次之多，但因日久遺忘，不能一一列舉了。

千年僵屍防他作怪

談到這裏，球王又想起一九三六年埠際賽，香港對上海的一場，在上海的逸園球場風雪滿天中舉行，那次他初當港方的隊長，英皇喬治五世先幾天過世了，登場之初，港隊球員手臂上帶著黑紗，在球場中圈靜默三分鐘誌哀，大家已冷得夠味兒，有幾千個超等球迷不斷磨手動腳來取暖，他們的球癮真是大到極點了。

下半時還有五分鐘，香港隊以三比一占優勢，上海隊見時乎不再，隊長下令傾巢進攻，希望迫成和局，香港隊門前生意

興隆，應接不暇，但卻苦了當香港隊中鋒的球王，孤立中場，五分鐘內沒有球來，雪花在臉上亂飛，寒風深砭膚骨，把他冷得不亦樂乎，完場後寸步不能移，嘴巴不能張開，人人爭先恐後到更衣室裏火爐邊取暖，他一人仍舊矗立場中，冷得全身發抖。

幸虧同行的胖子史杜蘭治，看到情形不妙，跑進球場，力氣也夠大，把球王像貨一般，托上肩膀，扛回更衣室去。隊友們看見這情狀，可笑又可憐，有一位滑稽球友還高聲叫喊：「看看看這是五千年前的僵屍，大家要提防他作怪啊。」

後來球王喝了一杯白蘭地酒，才把他的體溫找回來。短短十來分鐘的苦滋味，使他畢生都記得起來。

說得有理當了隊長

香港上海的埠際足球比賽，從前祇限於兩地外國球員參加，後來中國人球藝日漸進步，才被洋人另眼相看。一九二二年港方初次選拔華將，上海是一九二七年才有華人加入。

球王記得一九三六年，香港埠際隊產生後，關於隊長委任問題，猶疑不決，未

能隨球員名單同時公布。因為一部分委員屬意球王，另一部分則屬意隊中的洋將某陸軍。有一天香港足球總會主席曼那（MANNERS）去見球王，把雙方的意見都講了出來，還補充說：「本來論名望資歷，是非若莫屬，但你今後做隊長的機會還很多，那位陸軍中人，如果得榮膺隊長，對他軍中職位的擢升，有莫大的助力。」

球王對曼那說：「本來我做不做隊長，對個人是沒有多大問題的，但時至今日，中國人也應該要出頭了，對整個華人是球界的體面攸關，何況隊中還有幾位華將，西洋人做隊長言語指揮方面，恐怕有點隔閡，而且我認為，在任何角度來看，我是有做隊長的必要的。」球王言語中暗示，如果不委他做隊長，我們華將便不會隨軍到上海去，後來曼那聽球王說得有道理，第二天便宣布球王李惠堂做隊長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